



世界文學名著

飯桶生涯的片段

埃 賢 朵 夫 著

廖 輔 叔 譯

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By
JOSEPH FREIHERR VON
LICHENDORFF

Translated by
LIAW FUU SHU

世界文學名著

飯桶生涯的片段

題記

這本書「飯桶生涯的片段」原名「一個全不中用的人的生平的片段」(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 這個書名不獨太長，而且 Taugenichts 譯作「全不中用的人」也嫌太囁嚅，所以結果譯作「飯桶」。我知道有些讀者或許會說它太俗，但是我自己譯前，譯時以至譯後都經過一番思索，却終於找不到比飯桶更得體的名稱，所以祇得題作「飯桶生涯的片段」。

原作者埃賢朵夫是德意志浪漫派的一個代表詩人，現在把他的生平簡短地記在下面：

約瑟夫埃賢朵夫男爵 (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 一七八八年三月十日生於上許列濟恩的盧波維茨封地 (Lubowitz in Oberschlesien) 一八〇一年進勃列斯勞 (Breslau) 的天主教文科中學，一八〇五年到哈萊 (Halle) 研究法學，一八〇六年在家中過冬，明年到海代爾堡 (Heidelberg) 繼續研究，在那裏他發表了他初期的詩作，他交接的人物如亞寧

(A. von Arnim, 1781—1831) 勃連泰諾 (C. Brentano, 1778—1842) 哥列司 (J. Goerres, 1776-1848) 克雷亦爾 (Crenzer, 1771-1859) 及 羅厄本 (O. von Loeben) 等都是浪漫派的詩人，他對於浪漫派的工作就在這個時候定局。一八〇八年他遊巴黎，回家時他取了一段「羅曼忒克」的行程，他溯梅恩河直上到維爾茲堡，巴姆堡和女侖堡，再從女侖堡經過列根斯堡沿多瑙河到維也納，然後折回許列濟恩故鄉。

一八一三年二月他投入義勇軍參加解放戰爭，一八一五年他也到過滑鐵盧，但是碰巧都不會打過大仗。一八一六年在勃列斯勞任司法見習生，一八一九年任職柏林教育部，一八二一年任丹七希 (Danzig) 政務委員，一八二四年調任到大王堡 (Koenigsberg)，一八三一年再到柏林，結交詩人沙密蘇 (A. von Chamisso, 1781—1838)，音樂家門達爾斯尊 (F. Mendelssohn, 1809—1847) 等。他的漫遊詩歌多由門達爾斯尊譜曲，為音樂界的珍品。一八四一年特任宗教事務部機要委員。一八四四年因寺院問題與該部部長埃希荷恩 (Eichhorn) 意見不合而辭職。自是或居丹七希，或居維也納，或居柏林，或居美達 (Muehlen)，自置別業。至一八五五年遷居奈塞

(Zeise)至一八五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逝世。

埃寶朵夫雖然一生寫作不倦，他寫作的範圍兼及於戲劇、小說、抒情詩和敘事詩。但是他作品的主要性質却是抒情的，它的內容也多為童年的、學生時代的、漫遊時代的回憶，以及地上的樂園的追求。這部「飯桶生涯的片段」是他的代表作品。

我譯這本書，經過的時間是意外的長久。這原因，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說，不是由於難，而是由於妙，敷衍又不是我的本領，如果還有「討好」的希望，多吃一點力是不妨事的。我雖然不敢引「van Beethoven 寫 Missa Sollemnis 的故事來遮羞，但是我自信我不曾草率過。

Frau E. Valesby 對我翻譯的工作給我種種寶貴的幫助，謹在這裏對她表示誠懇的謝意。蕭友梅先生善意的鼓勵也給我增加不少的興趣和勇氣。

上海，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廖輔叔。

飯桶生涯的片段

一

我父親的水磨的輪子又轉得十分有趣了，雪水從屋簷上頻頻溜下來，小麻雀也吱吱喳喳，互相追逐。我坐在門檻上把我的睡意從眼上揩去，在那暖烘烘的太陽光裏面我真是舒服極了。我父親從大清早便在磨坊裏忙這件，忙那件，那頂睡帽斜戴在他的頭上，他現在從屋裏出來，對我說：「你這飯桶！你又在這裏曬太陽，伸腰骨伸得懶洋洋的，一切的事情都讓我一個人去做。我再不能夠在這裏養你，春天已經來到門外了，你也到世界上去自己掙麪包吃罷！」——「哦，」我說，「假如我是一個飯桶，那好，就讓我自己到外面去創造我的幸福罷！」老實說，這是很合我的意的，因為就在不久以前，我自己也曾經想到，出去遊歷一番。因為當着秋天和冬天常常有金絲雀在我們的

窗前淒苦地唱着：「農夫啊，雇用我罷，農夫啊，雇用我罷！」現在當着這美麗的春天我又聽到它在樹上神氣十足地唱着：「農夫啊，保守着你的工作罷！」了。——我於是走進屋裏，從牆上拿下我那只我已經彈得够巧妙的小提琴，我的父親還給我一些錢做路上的零用。就是這樣我大搖大擺，經過這長遠的鄉村出外去。當我向着那廣闊的自由的世界一路走着，看見左右都是我舊日的相識，或是同伴上工去掘地或是犁田的時候，我心裏實在有一種說不出的歡喜。我向那些可憐的人們，得意地而且滿足地叫着再會，但是他們却大都都不很理會。在我心境上，這真像是一個永遠的安息日，到我後來走到空曠的田野上的時候，我取出我那可愛的提琴，一面走路，一面彈，一面唱：

上帝要向誰特別垂恩，

便教他認識這宇宙。

他讓人認識他的神力，

有山川林木與田疇。

那些在家躲懶的人們，
不領路朝露的可愛。
他祇曉得小孩的搖籃，
還有是家計與愁懷。

溪水在山間潺潺地流，
雲雀也在高聲歡唱。
爲甚我不共他們一塊
開懷唱得聲音嘹亮！

一切任上帝自作安排，

他有心保持這天地，

清溪，雲雀，山林與田疇，

也好心照顧我的事。

在我週圍看望的當中，有一輛裝潢華麗的車子駛近我的身邊。那輛車子在我後面恐怕已經行了好些的時候，祇因為我滿心都是美妙的聲音，自己沒有覺察到。看它走得非常慢，兩位高尚的太太從車窗裏探出頭來，留神地聽着我。內中有一個比別一個更加美麗而且年紀也較輕，但是老實說，她們兩個都中我的意。當我停住不唱的時候，那個年紀大一點的便教車子停了，柔和地對我說：「噯，快活的朋友，你唱歌唱得真好！」我不敢怠慢，對她說：「爲侍候你慈惠的太太，我還有比這更美麗的。」接着她再問我：「你這樣大清早要到那裏去？」被這一問，我不覺難爲情起來，因爲我實在連自己都不曉得。祇得硬着頭皮說道：「到維也納去。」她們兩個在那裏說着一種我聽不懂的外國話，那個年輕的搖了幾次頭，別一個祇是吃吃地發笑，結果是向我叫道：「跳上車子後面來

罷，我們也是到維也納去的。」誰還比我更快樂！我盡了我的禮貌，一脚便跳上車子後面去。車夫打起馬鞭，我們在這光燦燦的路上飛快地駛去，風在我的帽上吹哨。

鄉村，花園和禮拜堂都一一轉到我後面去了，在我前面的是新的鄉村，宮殿和山嶺；在我腳下飛動着顏色斑斕的禾苗，嫩樹和青草，在我的頭上是無數的雲雀在晴朗的青空裏面——我不敢大聲叫出來，但是我在心裏却實在是盡情歡呼。而且在踏板上手舞足蹈，連那具挾在我脅下的小提琴都掉出來了。但是當那太陽漸漸升高，在地平線的周圍湧起濃重的，中午的白雲來的時候，在空中和那廣闊的地面上都是那麼空曠和沈悶，在那輕偃的麥穗上面也是很平靜的。我因此重新想起我的鄉村，我的父親和我們的磨坊。在那蓋着陰影的魚池邊該是多麼清涼啊，可是現在都是遠遠地離開在我的後面了。我心中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我要回去的樣子，我把我的提琴放在我的外套和馬甲的中間，懷着滿腔心事坐在踏板上面而且睡着了。

到我打開雙眼，那輛車子已經停在菩提樹下，樹後面是一條闊的階梯，兩旁圍柱直通着一座輝煌的宮殿。從樹的側面望去便可以看見維也納的塔樓。那些太太們好像早就下了車的樣子，那

些馬也已經解下了鞍轡。我看見自己一個人坐在那裏，不覺大吃一驚，祇得飛步跑進宮殿裏面去，從上面的窗裏我聽見吃吃的笑聲。

在這宮殿裏我的遭遇非常神妙，最先，當我在那個闊大的涼爽的前廳裏面東張西望的時候，有人用手杖敲我的肩膀，我急忙轉身一看，原來那裏站着一個高大的先生，他穿着禮服，一條用金和絲做成的肩帶一直垂到腰部，手裏是一根上頭鑲銀的官杖，此外面上還有一個非常長的鈎曲的選帝侯式的鼻子。它闊大而且雄偉到活像是一隻鬥氣的火雞。他問我，我想在這裏幹什麼。我被這一嚇，嚇得我話都說不出來。那時有幾個的僕役從階梯一上一下的跑着，他們不說一句話，祇把我從頭到腳看一遍。後來有一個宮女（我後來聽說是這樣）一直來到我的面前，說：我是一個惹人憐愛的少年，那位慈祥的太太特地使她問我，我肯不肯在這裏做園丁？——我抓抓我的馬甲，我的那一點錢，——天曉得，它們一定是當我在車上狂跳亂舞的時候飛了出來了。——已經不見了，除了提琴的演奏之外我再沒有別的什麼東西了，而那位手提官杖的先生在我面前走過的時候，便已經對我聲明，他不為彈琴佈施一文錢。因此我慌張地對那個宮女說：好，那眼睛却還是從側面

顧着那神秘的軀體，那軀體老是像一隻塔樓大鐘的鐘擺一般來回轉動，現在又莊嚴地而且凜凜地從後面上了。臨末那個花園管理人終於來到，從鬚鬚裏爆出流氓和地痞一類的說話，並且領我到花園裏去。半路上還給我說了一大篇的教訓：祇要我澹泊和勤勉，不到各處浪蕩，不做各種沒出息的和沒有用處的事情，那麼我也會漸漸地有出頭的一日——此外還有很多極美妙的，編製得極好的，有用的教訓，可惜我從那時起便通通忘記掉了。老實說，我壓根兒就不明白，為什麼一切事情會這樣發生，我對一切事都說個「是」字——因為我活像是一隻被水淋濕了翅膀的鳥子——這樣一來，我總算是，多謝上帝，麵包有了着落了。

在花園裏的生活過得非常安適，我每天得到熱的，豐盛的食物，並且買酒之外還有多餘的錢，祇可惜我要做的事情略為多了一點。至於那些寺院，涼亭以及那美麗的青綠的走道都很使我喜歡。我祇願我能够安閒地在那裏周圍散步，並且像那些不時來到的先生們和太太們一樣好好地談閒天。每當那個花園管理人一走開，祇剩落我一個人的時候，我便即刻抽出我那枝短小的烟斗，坐下來，想出一些優美的，高雅的辭句，預備跟那位帶我到這宮殿裏來的太太談心啊，怎麼我不是

一個貴客，可以陪她到各處散步呢？有時當這沈悶的下午我也常常仰天躺下，一切都非常靜寂，祇聽見蜜蜂嗡嗡的聲音，並且望着在我頭上的白雲向我的鄉村飛過，草和花來回的搖盪，並且思念着那位太太，可是碰巧常常有這種事情發生，那位美麗的貴人提着一具六絃琴或是一本畫的確是從遠處走過花園，這麼靜穆，偉大而且和善，活像是一幅天使的圖畫，使我簡直不能夠確切明白，我究竟是做夢還是醒着。

有一次當我要去上工，經過一所消閒別館的時候，我自己一路哼着：

我每到一處張望，

在田間，林間，谿谷間，

從山頭直望到天上，

總見有不少的太太，美麗慈祥，

我問候你千萬遍。

我從那涼暗的別館裏面在半開的窗帘和花的中間，看見兩隻美麗的，年輕的，鮮豔的眼睛閃耀着，我吃這一驚，歌兒也唱不出來了，祇是走，頭也不轉一下，走去上工。

晚上，那天剛好是星期六，我正站在花園屋裏的窗面前帶着小提琴充滿了安息日到來的先期的歡喜，並且想着那閃光的眼睛。忽然間那個宮女穿過暮靄走近我的面前：「那位美麗的，慈惠的太太教我這東西送給你，祝你飲後健康。還有是一聲晚安！」接着便把一瓶酒快快放在窗檻上面，同時便又在花與綠叢中間消失了，像一條蜥蜴一樣。

可是我却還是久久的癡對着這個神妙的酒瓶，不知對我發生了什麼事情——我本來先前就得意地拉過我的提琴，現在我才更盡情彈唱，並且把那首關於那個美麗的女郎的歌完全唱出來，祇要我曉得的歌，我都給它完全唱一個痛快，直到外面的夜鶯完全驚醒，月亮和星星都已經多時掛在花園的上頭，哈，這實在是完好的，美麗的一夜！

誰都不能當着唱搖籃歌的時候，決定他的將來，一隻盲雞有時也會找到一粒穀，誰最後笑，笑

得最好，意外的事常會發生，凡人思慮，上帝統馭。當我第二天再啣着烟斗坐在花園裏面的時候，我這樣胡思亂想，我同時把我自己留心細看一下，真不免要把我當作一個道地的流氓——我現在一反平時的習慣，天天依時起牀，不用等花園管理人和別的工人來把我推動。在花園外面實在是美麗得很，那些花，那些噴泉，那些玫瑰叢以至全個花園都映着爽朗的朝陽，像是無數的黃金和寶石。在那林蔭路上面一切都還是這麼靜寂，涼爽，而且肅穆，像是在一座禮拜堂裏面。祇有鳥雀們在那裏飛翔，或在沙地上啄嘴。正在那位美人兒居住的宮殿的前面，窗戶的下面，長着一簇開花的矮樹叢。那個地方我每天清早必到，彎身躲在樹枝的後面，好讓我去看望這些窗戶。因為公然停在空地上我實在沒有這膽量。在那裏我總是看見那位天下無雙的美人還是暖烘烘的，而且在半睡眠狀態中穿着雪白的衣裳。走到這打開的窗前，有時她梳理她那深色的金絲髮，同時把那靈活的眼睛望着花叢和花園，有時彎身編織那在她窗前開放的花枝，有時也在她那雪白的臂膊上前抱着她的六絃琴，同時向花園唱得這麼神妙，使我有時想起，那些歌兒的每一首都未免翻亂了淒涼的心腸——啊，這一切都是很久很久的事情了。

這樣約莫過了一個星期，但是有一次，她又正在站在窗前，周圍的一切都很靜寂，忽然有一隻掃興的蒼蠅飛進我的鼻孔，我忍不住要打起噴嚏來，而且一開始便再也不願停止，她向窗外望出來，看見我絕頂寒傖的站在叢林後面竊聽——於是我感到極大的慚愧，一連有好幾天都沒有再去。

最後我鼓起勇氣再幹，但是窗門這一次已經關上了，我在那矮樹下面坐了四、五、六個早晨，窗前却再也沒有她的蹤影。後來我覺得這樣幹實在太無聊，於是放大膽量，每天早上居然自由地沿着宮殿在所有的窗戶下面兜圈子，但是那位可愛的美人却永遠看不見，在一處不遠的地方我常常看見別的一位太太站在窗前，這樣清楚我還未曾把她看過，她的確是嬌紅，肥胖並且是够光彩，而架子十足，好像是一朵大的芙蓉花。我總是對她行一個深深的敬禮，並且，我祇有這樣說，她每次都向我道謝，點頭並且睜眼，表示出非常有禮——僅僅有一次我相信我看見，那位美麗的也站在她的窗簾後面，偷偷地望出來——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我却總看她不見，她不再來花園裏，她也不再在窗前出現。那個花園管

理人罵我做懶骨頭，我有冤無處告訴，我自己的鼻尖都妨礙我了，當我想遠望那個上帝的自由的時侯。

有一個安息日我躺在花園裏，凝望着從我自己的烟斗裏燒出來的青煙，不由我不生氣，我竟不能找到別的什麼工作，因此也總不能夠為一個空閒的星期一得意。別的徒弟們恐怕是裝扮得好好的，到城廂附近的跳舞場去了，那裏一切都像潮水一般帶着安息日的裝飾在暖烘烘的空氣裏面光亮和房屋和板機風琴中間來來去去的湧着。我呢，却像鷺停在冷落的魚池的蘆葦裏面一樣枯坐在花園裏面，並且在那繫在那裏的划船上面自己左搖右擺，正當那晚鐘從城裏向這花園敲過來，那些水上的天鵝在我的附近慢慢地游來游去，我真是苦悶得要命——

在這當兒我從遠處聽見各色各樣的人聲，愉快的雜談和笑謔越來越近，到後來經過綠叢掩映着紅色的和白色的衣裳，帽子和羽毛，一霎時便來了一隊晴朗的，漂亮的，年輕的先生們和太太們，從宮殿那邊經過草地向我一直走來，我的那兩位太太也在內。我站起來，正想走開，那位老成一點的美麗的太太已經望着我：「哈，好像是聽着叫喚來的！」她張開笑口向我說：「請把我們渡過